

集部

覆瓿集卷四

明 朱同 撰

序

重編新安志序

洪武九年春有旨令各府州縣纂輯圖志知徽州府事臣張孟善復闗同知徽州府事臣金石提督之於是期集儒宿摭採庶務而命布衣臣朱同類輯成編同竊伏自惟郡縣之有志猶歴代之有史也山川人物之繁

彩制度典章之錯綜因革之故古今之變靡不具焉是故不可以易言之也況比年以來干戈底定所在版籍百不一存今乃搜求捃拾於焦土灰刼之後而欲盡夫典故記録之詳其亦難矣而新安則自宋之南渡郡人羅願博考遺書綱羅衆説輯成一書巨細兼該綱目備舉其學問之博探索之勤固有非他作者所能企及後十六年四明劉炳守郡日俾教授李以申續之又八十年至元之延祐郡守朱濟又俾郡人洪焱祖以再續焉

是三書者幸猶不泯而他如梁蕭幾王篤之記唐之圖經宋太平興國之廣記祥符之書以至姚源之廣録則已不可得而見矣然而三志之續作者非一是以體制大綱雖以祖述羅願而紀録之法重複駁雜不無有焉今又續之則成四書首尾一事而繙閱檢討已不勝其煩蓋必變而通之提綱舉目錯綜比事芟繁摭逸旁搜總核合為一編然後可以為不刊之典成一代之言斯豈陋學淺識所能纂定固辭不獲於是黽勉奉命條疏

總會四閱弦望始克成書深媿編次倉皇不無挂漏而爬羅剔抉補缺正訛則有望于當代大人君子云洪武十年丁巳冬十有二月既望新安布衣臣朱同謹序

送副使丁士温赴名詩序

詩之為教與政通夫言之精者為文文之精者為詩甚矣詩之未易言也明良喜起之歌由來遠矣古之聖人以法制禁令不足止人之邪心也是以二南之詩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用之鄉人邦國使夫人之感發興起於

歌詠之間滌蕩消融涵泳洞徹而不自知其遷善遠罪此上之所資以為教者然也下而至于閭巷小人女子亦莫不有作焉雖未必當于理而發于情之天有不能自已者其文理音節之高下有關風化之盛衰是以天子巡狩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昔吳季子觀周樂而知諸國為政之得失雖其聰明絶識有過人者而要之音韻節奏有不純在文字之間是以聲入心通若是其神妙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後之為政既不能如三代

則其詩亦與之俱下然時有治忽政有汚隆則詩亦不能不隨之升降其亦囿於氣化之中而不自知其然耶間有傑然而出者唐之陳子昂李白杜甫輩其冠也然數子者豈獨長于詩哉有其才而未盡用於世於是發而為詩向使推其藴以庸於時則其政事之美必有絕出人者後之學者徒知步驟其句讀而不知所以為高者有不在乎句讀之間是以學之愈工而愈不能及也歟吳郡丁君士温官於歙者二年矣僕以僻處山野

未得時見以奉高論而間見其詩清麗温和發於性情之正知其得于詩之本旨非徒善學數子而已則其知教化之源悟政通之道而佐聖朝之至治以鳴國家之盛不有望於斯人歟士温以奉省部之名戒道有日郡之士友祖以餞之而求文以為贈僕是以發詩之遺意而道其欣慕期待者為之序

杜君遊觀圖序

柳柳州謂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

夷然後理達而事成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是以
邑之有游觀者實為政之一助也休陽居嶶萬山間而
平衍縈迴秀拔間出清粹奇麗而無麤雄角力戰闘之
勢是以其俗懦而淳其民文而秀號稱易治兵興以来
勝負相尋居民逃散城郭丘墟官乎是邑者催徵奔走
以供奉之不暇而往昔游觀勝景率泯沒摧頹于荒烟
野草而不可復識洪武四年會稽杜侯貫道以儒士擢
宰是邑侯日躬庶務疎通剔抉時雨既霽東作方興則

杖屨郊游撫摩勸勞與文士耆舊探松蘿之幽谷陟顛

公之高顛構亭斷石之厓振衣齊雲之上以發慮怡神

訪蹤稽古詢民俗講治道而向之汨没摧頽者莫不洗

塵顔挺奇骨獻靈呈異於几杖間以通神思而聳視聽

是以其臨事也知之悉而見之明舉措適宜增損得所

事繁而民不怨政平而下樂趨柳柳州之言於是益信

侯今秩滿而朝京師其邑民某等命繪士吳芸軒寫其

平昔勸勞游觀之勝槩為圖求余序其去思之情以紀

之余謂醒心豐樂醉翁之亭黃溪西山鈷鉧潭袁家渴之記昔賢為政游觀之勝發前人所未發者固未嘗不同而亦未始能同也歐陽公當宋之隆平是以惟宣上德化與民同其樂子厚則娛情山水以忘其故都而消其抑鬱若吾杜侯則撫字之情不能勝賦役之重樂民之樂與歐公之時固有間矣且以強仕之年始於百里之寄方將盡蘊奥展經綸於時寧有柳柳州之懐哉越州名都公所産也奇山秀水于是焉萃登高丘望遠海

上會稽探禹穴以大其視聽廣其心胸而助其文章政事者不爲少矣而邑民之爲此者豈非以紀公行政施惠之時勸勞游觀之所以冀異日登朝堂之要而猶覽是圖以毋忘其發軔之初者耶是爲序

黄山圖詩序贈歙縣尹皇甫遵道

周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必首之以山鎮泰山巖巖形於詩人之歌頌其來尚矣豈非以毓靈鍾秀興雲雨産庶物澤被一方爲斯人之所仰者歟黄山居歙之西北

百二十有八里東南近歙西南界於休陽其西北則蔽于寧國之太平縣山之高千伯二十有八仞其峰三十有六水之源如峰之數合流為溪者二十有四洞之數半乎溪巖視洞而少其四靈異之迹殆不可勝紀此黄山之大觀也每雲霧晦冥則百怪沸騰雷雨在下秋高氣清奇峰倚空神光射目磊落嶄巖峥嶸壁立如武士千羣快劍長戟森羅天表迨夫絶澗壑捫藤蘿緣青壁而陟天都之高巔以望遠海則東俯滄溟西連華嶽南

窮百越北接幽都蝸羣蟻垤際乎四空宇宙混茫盎乎一氣身超物表神游太初下視萬彙之起滅者真醯鷄之在甕也且其靈芝仙草藥餌丹砂可以却老駐齡驅邪起疾惠周乎萬物利通乎大都是以方外之士多于是焉萃而宦游乎是邦者未嘗不壯觀焉平陽皇甫君遵道宰是邑三年矣時民困于徭役已久公方奔走撫摩日躬庶務是山以地遠而僻非有公事未得縱覽常以為歉令且政成而朝京師同郡休陽士友繪是圖衰

詩贈別而求文以叙其首僕以為斯山之勝萬變而不窮雖殫筆力以摹之誠退之所為挂一而漏萬者也豈區區丹青所能彷彿哉公以儒擢是職嚴于律己壁立萬仞人不敢干以私其自樹立如此其臨政也不立異不要名而誠意之孚恵澤之被愈久而愈深交接士友謙和如不勝引進後學奬勵如不及其育才成人之美又如此則公之有慕于此山也實所謂仁者之樂豈徒為觀游之具而邑民之倚賴于公也亦豈有異于是山

之瞻仰哉今以淺近之言而形容公之德政又豈非以丹青末技而臨摹黄山之巨鎮也哉雖然僕之于公辱知最深不可以不能辭也乃書之以為序

送歙尹皇甫遵道考滿序

昔先王之任官也必首之以德行九德之分臯陶之所以謨明弼諧未聞取其才而遺其德者也夫豈不知才之可以集事哉徒以取備用于一時孰若扶綱常于千古是以終不能以此而易彼也世教日衰功利智力之

說興以為德之美不足以盡經綸之用于是始有量才之任馬下而至魏無知之儔白面書生之譏束之高閣之誚又下而至鷄鳴狗盜之輩一切以取快于一時不暇復為教道人心經久之慮矣聖天子以神武一海内始盡取諸儒以任牧民之職時平陽皇甫遵道擢宰徽之歙縣公之為治也嚴以律已恕以待物不飾外以誑人不欺中以利已而誠意之孚惠澤之被於人者愈久而愈深是以軍國之需不能不取于民而民未嘗以為病

也鞭朴之威不能不加于民而民未嘗以為厲也夫豈無故哉今公秩滿而朝京師郡之士友惜其别而索贈言于僕僕故首發德行之説為斯人告或疑之曰聖人之理天下猶梓人之搆大厦也材之大小高下各適其用而後備焉今子之言毋乃守一偏之見而悖于時乎僕曰不然雲臺之功非無其人也而卓茂是求誠以植立人心維持世教有非一材一藝之所能集也聖朝所以用儒之至意其不在玆乎司馬君實有言才德兼全

謂之聖人才德俱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噫愚固無容于世矣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與其得小人孰若得君子若公者其庶幾乎君子者歟此非僕之私言士民之公議也是用直述其説以為序

送休寧縣尹杜貫道秩滿序

會稽杜侯貫道宰休陽之三年秩滿朝京有日徽郡士夫及僚佐交從惜其别者咸有言以贈邑民李某亦請

文于余曰某也庸孱無似兵燹以来室廬敝於隳突體力憊於奔馳而靡所底止者二十年於玆矣侯之至也驗民力以任役政平而事舉如某者始得以少蘇焉孟氏所謂猶解倒懸者果身親見之侯且行矣寇恂之借既不能達之于上則述其德政以道其去思而宣其湮鬱者肯為某一言乎余哂之曰子之意則誠善矣侯之為政也為公家耶為私人耶豈徒厚於子而其去也固將展其才大其用而登姓名于太史氏矣亦豈有待乎

子之文哉曰不然軍國所需于民者固不少矣然物有定數限有程期驗其稅而均輸之寬其期嚴其罰夫人得而集之也唯力役之征或不容溥及於民者必專有所委而後可于是點差之政興焉之役也官無定法則吏緣為奸事之輕重或相什伯而家之肥瘠齒之登耗才之高下萬有不齊擇其力以任事少有不當則家破而事不集下疲而工不知斯人之斃於此者相枕藉矣侯之治邑也以是為政之先務周知乎閭里之情偽洞徹

乎物力之厚薄人才之高下責任之重輕豈不各當其可合人情宜土俗是以民不至困而官事以成某之所以得少息肩者以斯政之善也侯豈徒厚于某哉甘棠之詠見于召南騶虞之歌形于漢室皆發于情之不能自已者之二公者亦寧有待于人言乎哉余聞而喜繼而嘆曰是非邪正之公天理民彝之著孰謂今人不如古乎古之為政也世世其土子其民巨細周知奸僞無遁故百年必世之期有所責望後之守令視其地猶傳舍

情未孚俗未諳而欲期已至求其俗美化成難矣孰有精明洞察處官如家如吾杜侯者乎以侯之才假之以歲月則其所就又豈止于是而已乎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而無怨非私怒也姚荆氏受代民吏泣擁馬首不使去者非私恩也陽城為刺史判官不敢按者處官如家也子賤彈琴而單父治者得任人之術也夫開誠布公處官如家任人而不全任乎法者為政之要道也侯之行政施惠自視為所當然耳而民之不能自已有不

知其所以然者斯非人心天理感應之機之極夫罔墜者耶于李某之請見侯之為政不可以莫之書也遂録其説以為序

又代休丞應叔原作

學者將以行之也古之君子幼而學至四十而始仕其所以為學之道即其所以治民之法未始有二塗也後之學者方其為學則狥乎詞章記誦之習及其出仕則理乎簿書期會之規所學所行判然二道于是學而後

入政之説遂視為虚語矣嗚呼學之與行豈誠有二致哉必也真有傑出之才推其所學措之臨民政事然後知古今之時雖殊而聖賢維持萬世之道未始有異也洪武四年掄才之選盡取諸儒海内多士旁搜殆盡於是會稽杜君貫道初宰徽之休寧越五月而僕亦丞斯邑時識者以僕不閑吏事而膺叢脞艱難之政上既為聖朝求治得人之累下且為政事倉皇失措之憂而僕亦深懼未有實學以副責任之重既至則杜君理庶務

均徭役僚佐同凡弟之義庶民盡撫字之誠處官如家知無不舉雖以僕之不敏亦得承風宣化用底於有成焉則君之傑出于常人者不既多矣乎今君秩滿而朝於京師祖道有日掌銓衡之任者考殿最必有知人之鑑登樞要以盡所藴固不待于人言矣而僕之不能默默者蓋上為朝廷得人之賀下為多士出類之光且知幼學壯行初無二道傑出之才古今一致使如某者亦得以分光借潤于下風也于是乎言

題邵思宜瓜圃鋤雲圖序

青門生自號以瓜圃鋤雲求紫陽山樵圖而序之者屢矣因詰之曰東陵侯固君家事始仕而終隱者也今子方處庠序育英才將期以有為而遽為是舉耶曰否又詰之曰樊遲學圃夫子非之子學聖人之學者也而乃是之好豈非背馳夫道者耶曰否又詰之曰灌園之論固異端憤世疾邪有激而發者不足以訓況畫所以適其情之所樂文所以道其志之所存子之所樂者情耶

情固不可縱也將以道其志乎志亦未易言其嚮也試有以語我乎青門生乃莞爾而笑曰是非爾所知也是非爾所知也子獨不讀夫詩乎瓜瓞唪唪者后稷肇基之原也綿綿瓜瓞者古公來岐之始也耕耡種植其培之也深耘灌扶持其達之也遠則其忠厚而仁及草木者夫豈一日之故哉業其業誦其詩而思其人以感發乎千載之下不知身之在唐虞之時歟在商周之時歟紫陽山樵聞之喜曰士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其青門

生之謂乎乃為之圖而記其問答之語于上洪武十年日南至前十日朱同書

舟行分韻詩序

皇帝有天下之四年有旨盡取羣儒以選任之四方多士雲集輻輳繖之先在是行者十人維時舟次南陵之毛家浦蘆葦風生東溟月出並舸中流傳觴倡和共嘆人生出處之難而聚會之不易也于是以杜工部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之句分韻賦詩以紀之亦且以寓

夫箴規之意而令僕序其首僕以為唐虞三代之隆處君師之位以政教臨民者皆真儒也心法之傳教養之道刑政之具載在方册世變日下風氣日漓于是政教判為二塗君人者有崇儒之美名而未得真儒之實用為儒者窮經皓首而未得盡行其道于時下于是者或拘古今異宜而不適于用或學非所守而反悖于經先王經世之大法幾乎息矣今天子以神聖英武之資龍飛江左掃蕩羣雄不數年而天下定于一乃罷黜百家

一用純儒豈非世道之將隆斯文之大幸而為儒者所宜致思乎夫學貫天人功被萬世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撥亂者真儒之學也學有淺深而不可以強齊者也守寒素之舊而無驕奢之習知廉耻之義而無汙下之為不立異以要名不屈道而求合行止去就一盡乎在我而無一毫利害計較之私者真儒之守也守則吾儒之所當同者也況新安考亭夫子桑梓之邦道德性命之學禮義廉耻之行乃漸磨既久所謂幼而學壯而行今也

遭聖明之世沾教養之澤當盡緼奥以濟時守節以律已而無負乎聖天子用儒之意則豈徒斯文之幸而已僕也不孝罪重父喪未期母疾未愈而衰絰以隨諸公後斯綱常之重政教所先必當請而歸者是以不復行而致辭學守以為諸公别且將跂足林下以徯所謂好消息者為吾邦斯文之慶幸也公其尚有取于愚言乎同是行者婺源四人胡原昉江道全江道原胡德耕休陽五人余子韶朱曰可汪銘德汪德懋江彥名余歙人

未同也是為序

送居貞之鞏昌序

鄭君居貞與余俱為新安人余差長一歲自幼趨庭時聞其先府君樗庵翁名播縉紳間于居貞未識也洪武十有一年樗庵翁致政歸田余因獲接言論侍教誨于杖履山水間翁渾厚謙恭凡所以引進後學者惟恐後且聞居貞好古博雅問學孜孜不怠時居貞奉母喪居閭中猶恨未之見也俄而余以有司貢至京師而居貞亦

以賢良舉會于天官温乎其貌之恭也粹乎其言之冲也詩書家學之淵鄉情道誼之契吳季子之與鄭子産柳宗元之與薛存義不是過也居無何余以典教郡庠歸居貞亦以母喪未終還閩中明年樗庵公以疾終于家越四月而居貞奔喪至雖哀毁倉皇間以事至郡城必會會必留宿論事物析文理切磨辨難若河決東注亹亹至丙夜不休然後知其非惟學之美且以見其守之篤而才之贍誠非餘子之所可企及也冬十月居貞

既克襄事還三山又明年冬余以非才忝佐天官越一歲而居貞亦至通判陜西之鞏昌矣夫居貞之於余也居焉而邑里同心焉而道義同家焉而世學同仕焉而出處同然則雖不同焉者寡矣乎今居貞行有日徵言於余余可以無言乎哉士之生于世也出處之大節有二忠與孝之謂也必能全之而後為成德之士列于君子之林矣然二者實相資以成故昔人謂事君不忠為非孝而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故孝而思竭其忠則必

能立身而揚名其為孝也大矣忠而思盡其孝則必能修身而謹行其為忠也全矣余與居貞之未出也其事君之大節為政之先務所謂如或知爾者講之非不明計之非不熟在今日俱所當勉者然而家世積累之勤詩書付托之重繼述之未遂問學之未成松楸桑梓之懷臨深履薄之戒其可不思所以盡其孝而全其忠者乎余與居貞為通家子弟其鄉士契誼之隆有非他人所可倫故於臨別之贈道其所以同于始而異其所以

同于終者為君子告焉洪武十有四年八月既望紫陽山人朱同書

贈地理汪煥章序

先子存日于經籍註述之暇多留心於俯察每風日佳好必策杖縱覽乎山川之勝以為葬書雖非聖人立教之道亦造化之竒妙格物君子所不可不究者也矧地之是非關乎體魄之安否為人子所以仁其親者不容不致意焉非特為後裔謀富貴也然自楊筠松既沒是

衕裂于閩贛判而不合者三百餘年於兹派别支分互相矛盾其為人之禍反有不可勝言者孰有覶山川之情探造化之本優游厭飫融會貫通以濟人為心繼斯業而利斯世者乎一日歸自外喜曰頃游休邑之由山塘覯汪煥章自奠其先隴而知其必有得于是衕矣向所謂繼斯業而利斯世者其在斯人乎無何煥章來請見偕先子于省家林而余以疾弗克上下其論議于山水間今春煥章又至而先子已捐館矣追思往昔摧裂肝

朒欲叩其歸九京不作又知煥章身甘淡泊心慕佛乘與世俗抉是術以誑人而利一已者相萬萬益思先子知人之明于是杖屨登臨言契意合將別索贈言于余余以遭丁家禍百感薰心志慮荒迷豈有意于文辭者然得過庭之遺訓固不可不為煥章告也大塊分而兩儀立氣化之流行形質之布列俱不離乎五行也五行又不離乎陰陽天之三光其輕清者也地之岳瀆其重濁者也然地圓乎天中寒暑晝夜之辨萬物生成之故

而所以成造化者皆由乎日是以因其形之所至而時日方位立焉探造化之原者不可不深究也山川之流峙起伏向背高下形體也而有性情焉求其情之所聚氣之所鍾舍形體何以哉是尤不可不深究者也斯說也二途而一致均于五行而已矣五行又一陰陽而已矣真是之歸無不脗合此先子有得乎窮理之妙而悟夫筠松以前未判之術者煥章誠能精求默玩用力之久自當有得則先子之所以有望于煥章者殆不虛負

而斯世之頼于子者詎可量哉是用書以為贈言且以告夫求是術者里人朱同書

覆瓿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覆瓿集卷五六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舉人臣謝錫位

覆瓿集卷五

明 朱同 撰

記

聽泉樓記

石門為歙南之奇觀其山之高而雄者則有方吳危峰嵯峨突兀出其上峻而奇者則有寶金峰砂子嶺森羅環列立其傍其水之出也則羣峰攢立擁蔽周迴百折繞其後其中則平原曠野阡陌縱横烟樹桑麻鬱然而

青葱然而春不知有山之高源之深也陳氏世居焉以樓名者曰此山曰環翠曰先月曰臨清其他齋閣池亭不可歷舉伯仁陳君又構小樓於大坑上有年矣而未有名之者柔兆敦牂之歲延其從子彥珍課童蒙於其上因遣其子耘夫求名於余余七年前嘗宿是樓展卷披吟終宵不寐聽夫泉之過樓下者其聲泠泠歷歷鏘鏘琅琅如羽衣仙客環珮丁東深有可樂焉者於是名之曰聽泉在易之蒙彖辭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象

傳之辭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山腹之下初出之泉清瑩香潔不汙不滑有類乎童蒙之本心艮少男也故曰童蒙又坎為耳耳者聽之司也然則伯仁以斯樓課蒙童而余以是名之得無意乎夫泉之出於山也蓊然雲根𨪐然石隙泓乎其出於中涓涓滴滴不息不竭激於石也則金石其聲滙於坎也則圭璧其形津津源源以達於江海之茫洋浩蕩而人不能窺其涯際者此泉之本也聽者於此有契焉則有以知夫此心之

靈虛明洞徹靜則主於敬以養育其所得動則勇於義以果敢其所行孳孳不息以至德被生民功加後世者即此童蒙之心而非有假於外也雖然不可以概論也迨夫春霖驟至羣潦畢集則斯水也自高而注勢如建瓴西射東衝而東於兩岸之隘不得逞其欲於是滂渟激怒聲如奔雷咫尺之間驚心駭目若是者乃溝渠之暴漲雨後之洪流而非泉之本然者也善聽者於斯則必有所擇矣既以名樓遂書而記之

石門讀書圖記

閼逢執徐之歲端木孝友孝思侍其尊人以善公官於新安受業於先子以怡怡之情無切偲之道資敏而志堅學勤而行篤方將交相贊勉而期其底於有成也俄而先子歲受朝命往來在道繼而入翰林知制誥不得卒其講授之業於家而孝友孝思亦且從其尊人之官江右矣屠維作噩先子始得請而歸明年以疾終於正寢又明年僕不能辭郡邑之貢斬焉衰絰而來京師獲

會其尊人於朝餘而訪孝友于書室慰問惻怛之誠琢磨懇到之意溢乎言表於是有以見其志愈堅行彌篤而誠無負乎師友期待之意也居無何僕得終喪之請歸且有日孝友别於客邸謂僕曰頃自侍親江右繼居浙右於今七載雖道里悠遠音問濶踈然教誨諄勤言猶在耳石門書樓環山帶水講授之所几案之間未嘗不日接於目而存諸心然猶慮夫不克卒業以墜家聲而負先師遺訓是懼子能為某圖而記之俾日見而猛省

焉是亦庶乎為學之一助與僕於文固所不能而於書
尤非素習加以哀感熏心奔馳少暇豈有心乎筆硯者
然義不得辭因其長兄孝芳訪僕林下而書以寄焉夫
學者窮理致知以為修巳治人之本也天地萬物之理
具乎性分苟非學以究之亦何由周知其説以為力行
之地哉故既博學於文矣必約之於踐履之實焉非徒
操觚弄筆抽黃對白而已也子之尊人以其問學文章
措諸行事踐履端方歷練周悉遐邇咸知於過庭之際

講之明而守之素矣又何待於他人言乎昔子貢以文辭稱夫子教以一貫之道及其方人則自以為不暇斯言也先聖之遺訓而子之家學也敢舉是說以為贈孝芳以其二弟修習之勤而尊人居官屢之也不暇問學而往來經紀其家斯誠得為學之本與

休寧縣重建鼓樓記

會稽杜君貫道宰海陽之明年政平廢舉民既悅服迺即其故址重建鼓樓於官署前其邑民某某等具述公重

創之故與夫經營施設之方徵文刻石以志永久僕嘗稽之周官挈壺氏軍事縣壺以叙橒則司馬掌之鼓人軍旅夜鼓鼜則司徒掌之二者俱施之軍旅者也至司寤氏掌夜時禦晨行禁宵行夜遊而屬之司寇是則王城之官意者當時侯國亦必有是而後世凡城若邑必有壺漏之水五夜之皷樓於署前以總之者蓋本是職復兼二者而有之歟夫明時聽政禁暴禦奸一視聽齊衆庶者王政之先務也重黎分司羲和分職聖人所以

順天時授人事不為不重矣後世乃視為不急之察亦獨何哉此公所以構樓之意也楹之數若干高若干延若干袤若干因故趾仍舊制不華飭以美觀不因循以就圮此公構斯樓之宏規也考民之趨事而等其殿最約束罰怠頑以供瓦木百工之費不動編民不糜國用政舉而勸懲立樓成而民不知一舉而兩得焉此又公設施經營之有道也左游仙右靈鳥松羅拱其北顏公峙其南前乎此未嘗見也今始奮峻起伏吞吐雲烟圍平野

接霄漢若將環繞峙立以聽命於斯樓者闤闠之集蜂房蟻陣凭欄一覽萬狀呈露此樓成之勝概也斯樓也固足以見公為政之大端矣彼食焉而怠若事吏胥之弊不革貧富之役不均一有所徵事未集而民已病視公之事寧不忸怩於中乎斯樓之毀者屢矣歲乙酉前朝吳興唐子華來宰是邑遂鼎新之不幾載而復毀至今始遇公焉二公俱浙産也斯樓之遭豈偶然也耶昔子游宰武城以得澹臺滅明為喜僕於是邑為桑梓之

鄉於公固所欽慕然竊取昔人遺意非公事未嘗一見又公善政之施民有頌聲上有大比亦非僕固陋所能悉書第此一舉亦足見公之為政之先務得設施之良法且因邑民之請不可以莫之記也於是乎書

練溪閒居記

中菴余公信卿承世胄之貴秉鈞要之權亦既有年洪武六年以老得請奉旨居新安新安練溪大源即揚之水也出績溪縣大尖山澎湃湍激曲折東流繞郡城西

會四水南流以入新安江郡城之立跨山依水以為固
公之居在城之西偏南面水陰之山曰城陽唐方外許
宣平隱所也遠望喬松數本在山巔之凹遺址存焉重
岡疊嶂枝聯秀拔踴躍後先以列乎前古寺樓觀林陰
塔影嵐光翠靄入户侵簷不知有城郭之隔市廛之囂
也公平居無事則圖書在几披吟紬繹以養性情而消
永日客至則整冠對坐談今古論人物道典故鏘金戛
玉足以廣見聞聳觀聽令人傾耳不倦每風日佳好則

幅巾野服杖屨逍遥與二三友士俯練溪之清流登水西之梵刹探城陽故趾以求方外之遺蹤陟紫陽高巔以訪考亭之餘蘊或據怪石或坐長林唱和吟嘯日暮忘返人遠而望之但見其形超興逸若寫神仙於圖畫而其中所存之洒然者固不得而知之也僕聞嘗造其居公輒接納談笑或置酒雖不自嗜飲而酬酢不厭其寛和接物類如此殆忘軒冕之貴而尚道義之高者歟時劉時中素慕公高風因令邑士邵某圖其閒居之趣

與文士歌咏之而公又俾僕記其槩僕惟襄陽公舊鎮也峴山高陽池昔人遊覩之勝豈特倍蓰於練溪而公獨眷戀於是者何哉蓋襄陽形勢之地英雄之所必爭是以南北有事往往則為名藩重鎮實扼巴蜀之門户控江漢之領袖而規中原之咽喉也昔關公乘勝據有而孟德幾欲遷避羊祜卧鼓不戰而吳人已為寒心此豪傑之士割據覬覦之雄圖騷人墨客感今懷古之壯觀而非端居嘉遯之所也嶶之為郡介乎萬山僻在一

隅豪傑之所不屑而山秀水環泉清石潔足以清心娛目全身避世是以黄山之嵯峨紫陽問政之宏衍多為仙逸棲遊之地公見先斷果勇退急流在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視功名富貴何如也然則孰使其盤桓眷戀於斯而忘故土之勝者其必以是也夫既為記已又從而歌之歌曰練之溪揚之水源淙淙流瀰瀰結茅屋臨清泚泛余舟兮漁梁振余袂兮城之陽望峴首兮慎無懷乎故鄉

横洲書堂記

孔子稱子賤之賢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又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甚矣學之不可無父兄師友鄉黨閭里之助也自吾鄉晦庵夫子紹周程道統之傳時則有金華東萊呂先生道同德合天不假年厥後文定何公受業於晦庵高弟文肅黃公以至文憲王公仁山金公相繼而起而許柳黃公前後相望若景星卿雲他郡所不敢企及雖曰間氣所生而父兄師友鄉黨閭里

之傳受原委的的乎不可誣也應君叔原亦金華之蘭溪人洪武四年擢貳徽之休寧時民凋瘵於徭役已久時之為守若令者求事之速集則假嚴刑以立威求民之歸已則行小惠以沽譽事雖少快於一時然利已而病人者於人心天理之公果無愧乎君之為治則不然刑不能不施而不倚以立威惠不可不布而不假以沽譽守儒素推至誠平易近民始雖無赫赫名久而誠意相孚有不忍舍而去者固有知其必得鄉黨師友之助矣暇

日以其横洲書堂求記於僕曰某之曽祖諱湘字深之居蘭溪縣南十有五里曰横洲常第進士以處州酒庫提幹秩滿致政歸隱於家時稱曰横洲先生若張子厚之横渠然構堂面洲以為訓子弟之所因以是名洲水之溢涸天時之晴雨汀蘋岸草列岫叢林與烟雲相吞吐萬變而不窮有足觀者鄉先生自然何先生景實朱先生皆為品題今百餘年矣墨跡尚新兵火之禍所不能免而斯堂巋然如舊日曽孫二十餘輩亦多知向方

其不敏際時休明佐治於兹凡所以律已治人不敢妄有所設施者皆祖父遺訓猶恐後人不知祖宗積累之勤流慶之遠而無以遵守也子盍為某記之於是又知其非徒有得乎鄉黨師友之助而家學之所由來遠矣僕自幼讀父書蒙過庭遺訓已聞金華師友講授之盛如彼無替先人早世遺書未能盡讀老成凋謝霜木晨星朋友舊遊天涯地角自恐孤陋寡聞而卒為庸人之歸今乃聞是堂子孫相承不替復如此則斯郡文學之

盛如吾横洲者猶必有其人而未盡聞於世也安得躬親執經問難於其間乎是以不復辭而書其景慕之私以為記

退思軒記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天下之定理也然為君父者豈必待臣子之忠孝而後仁且慈為臣子者豈必待君父之仁慈而後始盡忠孝之道哉斯又各盡其職之定分也昔舜之於瞽瞍號泣於旻天必至底豫不格姦而後已

以為不若是不足以盡夫人子之職分秣陵施君孟文佐戎幕於新安以不合於時罷去杜門讀書反躬自咎因名其燕居之所曰退思而求文以為記僕以忠孝雖二事而實一原聖人教人以孝事君則忠故曰臣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忠也過也由乎已故當思盡之補之美也惡也本乎君故當將順而匡救之四者咸已之責也而退思為尤焉何則忠有所不盡美有所不將而惡有所不救俱非已之過乎是以

審既往以勵方來而盡夫臣子之職者俱退思之事也
若夫任用之輕重恩遇之淺深事幾之利害他人事也
於我何有哉惟自思補已之過而已噫彼食君之禄惟
恐其不厚冀君之爵惟恐其不高尸君之位惟恐其不
久且固聖人所謂無所不至者斯固不足言矣上焉者
才矣而惟恐不盡其用功矣而惟恐不酧其勞言聽計
從矣而惟恐勛名之不已彰事違身退矣而惟恐是非
之不已白斯韓信楊惲輩之所以不能免者又其上者

以直沽譽而無忠君之誠以退為高而無憂世之慮其於退思之義何如哉是豈徒斯人之不幸而要非國家之福也若施君名軒之義其庶幾乎欲盡臣子之職者歟雖然臣子之自處者固當如此矣天之所以生斯人而用之者夫豈無意於其間哉草木之質必飽風霜烈日之苦而後堅其材聖賢之生必備艱難困苦之嘗而後成其德昔人以少年登高科席父兄之勢為美官有高才能文辭為三不幸者實以鋭其進驕其志恃其才而

滿其量不能致遠大之業也然則孟軻氏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不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此余所以喜其退思之名而樂爲之記也

罷釣軒記

由新安郡城西南行可三十里有市曰巖鎮其地衍沃其川清徹可耕可釣其民智巧善技藝凡有所爲必精絶過人其水由黄山三十六峯縣瀑奔淙湍激澎湃至是則滙爲平川汪洋漣淪白砂青石與其疎篁茅屋相隱

顯誠好道君子之所樂也友人呂德昭氏世居之德昭
居汪溪之西先世祖墓之側瓦屋可十許楹中蓄書史
圖籍屋之東編短籬藝菊數十本日翫其間自號東籬
生周環繞以幽篁古木參錯庭户間每隆冬積雪萬竿
低亞青白交加於是又額是軒曰蒼雪是皆善掇軒中
之勝以自樂者此外又以罷釣軒卷不遠千里求余記
其梗概豈以其東籬蒼雪猶未足以盡其軒之勝耶余
因思四年前常道過其居當盛暑中剖瓜行酒與其鄉

老二三輩道漁樵田里間事遂醉臥是軒中及覺則庭戶寂然月影穿林清輝散布枕席間林外人聲咿啞因露跣出行溪上見籠鮮鱗以歸者即之乃德昭也曰漁翁晚釣呼取得之斗酒未盡其半當烹是再飲於是携酒與魚復釣溪上於時波光浸山林陰翳月藉草而坐飛觴交錯盡歡乃罷不知清雲之滿身也既歸即欲為文以紀之而未果今德昭復以是求余記余竊有疑焉夫釣隱者之事也德昭以茂才擢用郡庠教誨之職有年

矣躬講授親燈火督課童蒙日不暇給間有家事日晡而歸戴星而往豈復有唐詩人之所云者哉然則罷釣云者政以見其無復有曩時之事也古之君子學則優於有為守則甘於窮困其未遇也版築魚鹽賤隸之役固所不讓有莘之夫渭川之叟盎可徵已方今大明中天照臨萬國搜隱剔陋野無遺才斯有志之士激昂補報之秋也然則德昭之欲罷其釣者其亦有見於出處之大義歟德昭自㓜以文學稱詩尤清麗不茍吾又以

知是地不獨技藝者之精絕過人也於是不辭而書昔所經歷者以記之洪武十有六年歲在昭陽大淵獻七月既望嘉義大夫禮部侍郎朱同書

自得軒記

余畏友江君彥功構軒於南溪居後扁曰自得背倚長江面撫方池中之延袤可方丈不華不飾而明潔可愛名卉假山列乎池上圖籍書畫秩其座隅而又蔭之以屏𢇁之以垣方盛暑中流金爍石一入是軒則嘉種旁

羅奇峰高挺清陰蒼翠鱗鮮泳游若身游乎天台廬阜太華岱宗扳香爐倚日觀而上青天也若枕清溪坐長林嘯傲乎白石清泉而不知有人間世也且逕街幽邃非佳賓不得入余嘗屢過而喜之因求文以為記余諗之曰世傳軒轅夢遊華胥而怡然自得卒以登遐子殆有意於方外者耶莊生之自得自適釋氏之泠煖自知皆其自有悟入而不可以告人者子其有得於是耶曰否僕之少也蓋嘗有志乎學矣中遭世變播蕩流離數

年而歸故址則先人弊廬已為蓁蕪瓦礫之墟乃闢荊棘芟蓬蒿築室耕稼給公上奉甘旨處鄉鄰和上下里役之劇日用之繁莫不身歷而審處之晨出夜歸不遑暇食然猶慮夫有所疎略而不得盡吾心者况復能從事於經席乎乃構斯軒以為息肩弛擔之所葢夙有志乎雲臥林居而不得也故為是以當夫神遊惡知方外釋氏之說哉雖然方其應接紛紜神昏目眩而䫉思乎此澄心息念危坐反觀則萬慮氷消乾坤定位豁然若有

所得者然後審既往測方來高下淺深必期曲當是以酬酢萬變鮮或獲戾此僕自有得於是軒而因以名之他固不知其說余聞而歎曰是固庖丁之善刀達摩之面壁而吾儒之所謂尚絅非潛心乎聖學而旁通乎釋老者不能也子乃欲踐其實而逃其名乎夫學無精粗事無巨細積力之久俱自有得是物也臣不能獻之君父不能傳之子孔聖之上達顏氏之卓爾輪扁之斵輪不其信乎然則可以為教者文為制度人之所同不可

以傳者嘿識心通已之所獨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葢深造以道所以教其爲學之功欲其自得不能授以獨知之妙惟造之深是以自得後之學者未嘗盡下學之功而驟謂得上達之理吾考亭夫子力排而深捄之至訓自得爲自然而得其矯當時之弊也深則其釋本文之旨也畧勢固不能以兩得歟君子之於學無適無莫期於是而已矣余既嘉彥功之能達是理又文義之不可以不究聖學之不可以不明也故

書是爲記以貽之

永慕亭記

汪氏之盛於新安由來尚矣支分派别各有攸宗其始居黟之黄陂者謂之黄陂汪氏傳四世而又有下宅中巷中宅上宅之分焉枝繁則勢分理固然也中巷有大公者始居休寧之潛溪子孫蕃衍尤盛他族其十六世孫有曰桂字煥章者懼其世愈遠而愈疏也於是遡其源以譜之又倣老泉親其所自出之義率其族之勇於義

者於其六世祖諱某墓前構亭曰永慕裒田以畝計者若干春以拜掃秋以薦新而寓其時思之意於是尊祖敬宗之義庶幾乎備矣猶恐其後無以遵守也命工立石徵余文以記之余謂古無墓祭惟宗子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有望墓為壇而祭焉由其不敢祭於家也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時祭之外薦新之屬無月無之而時思之義至矣又何假於墓祭乎世教日衰禮法寖廢為孝子順孫者既不能稽諸典禮以盡夫追遠之誠則

於其中有不能自已者於是乎有假釋老之教而立所謂庵若觀者於墓旁而附祭焉雖非先王制禮之經而秉彝之極天罔墜者於此亦可見矣況乎宗法久弛姓氏混淆德位匪稱禮樂疇作甚者誶語箕帚德色耰鋤而父子天倫壞亂極矣奚俟親盡然後為途人乎此余於煥章之事不能不重有感也君子創業垂統以為可繼為子若孫者誠能以祖父之心為心而遵行弗弛則俗易風移民德歸厚於世教之補非細故矣又豈獨一

族一鄉而已耶故為記其梗概於右而繫以詩詩曰
新安之汪十姓居九功崇德深克昌厥後清泉同源喬
木分支因地立名有曰黃陂繼遷休寧潛溪之上族處
尤繁並敦義讓有孫曰桂懼迷厥初周爰咨詢作譜畫
圖復謀同宗親所自出僉曰義舉事奚敢忽我裒我田我
築我亭木立是崇惟祖之寧春雨既霽桑柘斯柔率我
同宗祭於故丘七月流火嘉穀既登薦其時食潔我粢
盛黍稷非馨惟德之馨庶或饗之鑒我微忱漸江湯湯

東馳千里孰濬其源以達於委目眎耳聽總總林林釋其本原彼獨何心無源無流身從何生百爾君子視兹墓亭

覆瓿集卷五

霞舒集卷六

明 朱同 撰

記

容膝山房記

海陽為嶶之屬邑山水率多奇峭秀拔圓整清麗衍為平川融為村墟層巒疊嶂鸞鶴停峙駿馬交馳與雲烟竹樹掩映邐迤雖居萬山間而頗有江湖之思非他邑比由漸江旁曰閔口者遡澗溪而入十有五里二水合

流曰雲溪山水竒秀於是為最僕少游而樂之今二紀餘矣兵興以來人無寧日喬木池館接棟連甍率摧頹於荒烟宿雨中令人慨然興今昔之歎程君伯齡族居於是為游息之所不事華飾而明潔可愛凡雲溪山水之勝於是焉萃先子嘗過而喜之為之扁曰容膝山房且許為之記而未暇歲在癸丑復徴言於僕僕自揆無似曷敢以斯文自詭然繼志述事者固人子之職義不得辭夫古之君子於問學之淵行巳之要茍有自得雖一

二字終身佩服而有餘或不能然即萬卷五車於身心果何補也軒冕之榮金玉之貴有識者咸知其為外物至其臨利害決去就而斷斷不惑者幾人由其不能熟翫精體躬行實踐而真知其味云耳在昔陶彭澤以經綸之才冠世之學而丁時顛沛不事異代安貧樂天風節之高人莫不知至其子房報韓之心孔明扶漢之志卒未白於後世而屢見於詩其賦歸去來辭也有審容膝之易安曰審曰易翫之熟而矚之徹矣堂高數仞於

我何加留侯之願從赤松卧龍之躬耕南陽謂非灼見實踐而能之乎夫惟能守貧窶之素而後能安節義之閑能安節義之閑而後能盡經綸之用聖賢之事固非常人所能知也伯齡山房之構能矯時俗之浮華而先子容膝之名足以表其深趣矣余又聞伯齡之尊父曰㫰齋翁敦厚篤實方承平時鄉里以甲第相高而翁獨仍其舊非無見者尤足以覘家學之有自矣等而上之於聖賢之域若彭澤令者不有望於吾伯齡也耶遂書

是以為記

閔口觀音堂記

新安漸江源出浙嶺東流休陽縣南過小澗曰閔口實為嶶達西江之周道漸江山水率多峭拔峻急杠梁莫安至此則少漫為平川清泚渙漣涵雲泳日頗有江湖之思然源淺流疾每驟雨不崇朝而澗潦四集洪流猝至舟楫莫濟公私病之至正巳丑休寧吳公望之先府君曰其常造舟於是且欲構亭以憩待渡而壬辰兵亂

不果歲庚子土人邵永達謀於其兄永成捐貲伐木造梁以便往來時先人過而喜之且手書疏語俾求綱維於邑之判簿而勗其底於成永達亦欲構亭又以疾卒不果洪武七年甲寅冬永成復念其季之志未就也乃謀於公望求渡旁地於里人畢子敬子敬施其地公望亦具所得之地以步計者八十中分之售其半於永成而施其半其為堂址且助其瓦椻之費永成於是身任其事迺基迺構其季永和永安旁助其勞中像普佗化

境而附二家之先於其旁且招梵脩施漿飲者為經久規模而求書其事於後夫徒杠輿梁王政所先實前人用之不可缺者作亭棲神雖不本乎聖人之教而去聖逾遠禮法廢壞之後孝子順孫之心有不能自已者率多假此以致意焉固可以見天理民彝之極天罔墜者矣先人嘗曰德不在大功不在多惟欲心之嚮於善成人之美類如此余才質疎庸詎敢以斯文自詭重念斯舉也永成能卒其難弟之志而 公望能繼其尊人之心

孝友之誼斯為備矣且先君子嘗勸勉之知事之的莫我若也奚可以不能辭故為書其槩於右賛其成者程仲悦黄彌高朱伯仁吳宗甫洪武十年歲在彊圉大荒落仲春既望里人朱同記并書丹

壽春堂記

壽春堂者海陽汪真士明昆季奉其親之所也士明父曰伯圭母張氏年俱過耆士明盡友恭之道以和其家而奉其親喜其親之具慶而家之克諧故構堂而以是

名之壽以人稱春以時名者年之壽未爲稀有四時之春於我奚與而取以名堂何居箕子之陳洪範也壽居福首短折居極先以爲人生之禍福莫重於是也孝子於其親之年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大願而祝者親之壽而已四時之序春居其首勾萌甲坼孳尾生育天地和同生氣之元而將亨之時也詩人取譬所謂秋日凄凄冬日烈烈者叔世之喻也春日載陽春日遲遲者斯世將隆之比也其在人也亦然春秋未富血氣方盛身之春

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春也泰運將亨文明肇啟者天下之春也一時云乎哉然則熊經鳥伸以永天年者身之壽子孫繩繩以克永世者家之壽德被生民功加後世者澤之壽撫安黎元培養邦基者世之壽建中立極守先傳後者道之壽一身云乎哉大化流行寒暑更代萬物之生必有得氣之先者是以靡草死於盛夏寒梅花於隆冬方今運啟大明業垂正統開泰運於否極基隆平於方來者固斯世之壽天下之春也而士

明父子昆弟辛勤於積累孝友于家庭當疲敝未甦瘡痍未復之時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同心協力以克有家非符當代之運而得氣之先者乎則夫盡友恭以奉甘旨睦家庭以給公上子孫視傚罔替厥心祖孫相繼百年如一日萃春風和氣於一堂之上余有以知汪氏之未艾也況等而上之者乎士明以記請余嘉其孝友得其道名堂得其實且幸其符泰運之開而得氣之先也故為記諸壁以示訓於其子若孫俾蒙祖父之蔭享

承平之福而知所自耳堂居休邑之東市洪武丁巳孟夏既望朱陳村民朱同書於愛日軒

說

貞白軒說

遂陽碧川道人宗老氏學而尤工詩畫書札自扁其軒居曰貞白新安朱同讀儒書而亦溺志於是三者是為學不同而所好則同故為之說以諗之其辭曰聖人作易內卦與不變者皆曰貞貞者四德之一先儒所謂正而

固者也白者五色之一聖人以之比於自潔則所謂涅
而不緇者也貞之義於是為冬冬之屬水其色黑斯一
說也至洛書九數之一則已白矣古先垂教若忠貞貞
潔潔固白之異名也然則貞其正固於所當守之位而
白則脩潔於其所當飭之行歟素位而行斯可謂之貞
江漢以濯斯無愧於白矣此吾儒之說也老氏之學有
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一即其所謂萬物之母者也
其說以事為之末為非道而以反本還原為宗其反觀

内視復命歸根者即所謂貞者歟其知雄守雌即太白若辱之謂也若然則貞者固其分内事而白乃其所不自居者豈非謂進德修業何必涅而不緇深藏自晦何必自彰其潔乎碧川以是名軒其本於君家之教耶抑亦有得吾儒之説也若書札詩畫之習在吾儒為翫物喪志在君家亦有妨乎為道日損之説均所當戒者故余既為發二家貞白之義而并以是告之亦以自儆云

爾

程庭輔二子字說

海陽程庭輔翁名其二子長曰和次曰義請字扵先子先子為俱字曰徳而別之以孟仲且諾以字說未之作也猶蒙單閼之歳復謂僕曰繼述者人子之事也盍措一辭以終子先君子之志僕不敏不敢以斯文自諉然姻婭之密邇契誼之隆篤服過庭之言知名字之義俱莫我若也奚可以不能辭乃為之說曰天理流行付與萬物得其全而靈扵物者人也拘扵稟而不能推者物

也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以能窮理盡性擴而充之以全其所賦者耳聖人作則因義立名為萬物凖是故以天賦與言則謂之命以受於天言則謂之性以人所當行言則謂之道以得於心言則謂之德命也性也道也德也初非有二物也夫人之得於天者未嘗不同而人之所受而行之則或有異故德有大小厚薄逆順吉凶之不齊焉聖神文武堯德之廣運也伊尹之一德所以總其凡臯陶之九德洪範中庸之三德所以詳其目

仁義禮智斯德之大者矣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曰智仁聖義中和而總之曰六德獨遺於禮以其别於六藝噫德之義其溥矣乎程翁之名其子而先君以是字之者其義不在茲乎應物中節而無乖處事斷制而合宜翁之躬行心得所以訓於家庭者固不待於人言矣然性命則本其所自出之原而道德則立其所當為之理道猶為衆所當行之路而德則行而有得於吾心之實所謂誠身守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獨非在德之一字

與然因名而立字因字以求義循名責實為進德修道之助者不有賴於斯文也耶

天遂子說

盈兩間以有生者小而草木禽獸大而聖賢君師總總林林莫非物也之物也既生乎天地之間矣然能不斷喪夭折以遂其生者何其鮮哉草木之生不嚙於牛羊不伐於斧斤不毀於水火以至於合抱連尋者實千百之什一也人之生也幸而不為異物矣然或夭於殤或

折於暴或蔽於昏愚斯皆天之不遂其生者也今幸而不夭於殤不折於暴不蔽於昏愚則所以遂我者不既多矣乎然而百年之中老弱疢疾居其半學道行義之日甚有限也古之君子惟自知其若是難得而易失是以夙夜孳孳不敢少怠盡心乎博文約禮之功事親敬長之道舉而措之家國天下之廣立天地心生民物命繼絶學開太平皆以為吾職分所當為夫如是可謂不負乎天矣茍為不然非甘於自暴自棄者乎友人洪誂

積中睦之遂陽人資敏好文其鄉先生令以天遂子自號求說於余余雖不獲知其所以號之之故然其勸勉之至意有不在茲乎有不在茲乎故特舉是為天遂子說

率東程顯公墓說

墓以藏體魄也墓之有說以垂遠也有宋程先生顯字允彰號南墩東晉太守元譚公梁將軍靈洗之後先生生宋雍熙丙戌幼志於學長授鄱陽令以清節自持士

民愛之清聲達於邇邇未幾解印歸思以光大其先業世家黄墩因亂徙避富登祖墓之側先生復遷黄墩構屋居焉不忘祖也立祠審坑歲時祭祀脩譜圖重本也立莊由溪般田五頃備糧役備荒年凡先世所欲為而未舉者先生一以為已任也慶歷丁亥十二月十二日戌時疾作遺言囑子毋墜先業毋違母命毋戾於義讓言訖而卒距生丙戌正月十一日午時享年六十有二葬草市竹林頭艮山坤向配鄭氏賢能内助生雍熙丙

戊沒庚寅與先生同穴子二長永次求孫男二嗟夫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其大志有三一曰樹功名二曰繼先志三曰歸全體先生始而出宰克樹清聲繼而歸隱建業立祠克光前烈既而考終明哲保身體受居全三者備而立身之大節完矣此先生之墓所以可書也余與裔孫仁叟雅有舊因次第其說勒石于墓用垂久遠云

野航齋說

曹君從善壯游江上亦既有年歲在重光大淵獻歸新

安結廬郡城扁曰野航諸鄉先輩雄文疊出所以發揮之者亦云夥矣而猶徵言於余余以比遭凶禍先子傾背已及二年焦心於傷感之餘瘁形於奔馳之際筆硯素習日以荒蕪雖黽勉剽竊亦何所發明固辭不獲困三復杜少陵詩而悟曰淵哉乎吾從善所以名齋之義非知道者不能也君子之涉世也機愈深則禍愈酷備彌至則患彌多理之必然無足怪者夫舟所以行水而已世之人以小舟不足以涉大川也於是有青雀黃龍

之舳連雲蔽日之帆備之之道亦云周矣然而濟江湖經巨浸而猝遇風濤之變幾何不葬身於蛟魚之腹其幸而得免則往往號呼神明而求全於萬死之濱者何可勝數今則秋水纔深四五尺而駕恰受兩三人之野航以遊乎白沙翠竹之村風濤所不能驚魚龍所不能害怡神風景適趣詩篇視向之心驚目怵於艅艎巨艦者為何如哉從善之習乎此者背矣夫是以歸休之構安於容膝而無羨乎彼者與聖人之訓固以先覺為賢

而尤以逆億為戒虛舟之觸人不之怒蓽門露居盜不之顧而重關堅閉者多不自保然則無仁義之施而徒勞心於預備者果何益哉雖然抑有說焉不可不為從善告也操舟于水水之逆順忘於水者得之人之居世世之利害忘於世者見之夫惟其忘之也故舴艋不足小巨艦不足大遊心乎物表措身乎太初而不以身與乎興廢存亡之變為能得之然則滿其欲於舸艦之大者適足為覆亡之機放其志於野航之小者亦未足以

語至道之妙若内外兩忘行所無事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其惟聖人乎此吾雖以從善之敏固不敢不告而納諸聖賢之域也謹書是於卷尾以復焉

銘

唯齋銘 并序

會稽杜君貫道扁其燕居之所曰唯齋人或疑之曰聖人一貫之言曾子子貢咸獲聞之獨曾子能洞達無疑而唯子貢則猶未也今君字貫道而以唯名齋則已能

端木氏之所不能者即新安朱同應之曰子亦知夫子之告二子者有異同與告端木氏之一以貫之者貫夫所學之理也其告曽氏者貫夫道也子貢多學能識以為聖人亦猶是也故夫子問而啟之曽子所守者約躬行實踐固將悟夫萬殊之原於一本矣故夫子以是告之而即應之曰唯天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聖人非有所偏也三千之徒參以魯得堂堂之張侃侃之賜雖各有所長也道統之傳曽氏獨得其宗然則後之學聖

人者舍曾子將奚師杜君之字貫道而以唯名齋夫何疑之有既以釋或人之疑杜君請銘之座右迺為之銘曰

昔在宣聖學徒三千曾氏之魯獨得其傳實踐躬行反求之已一貫之道無疑而唯柴愚師辟賜也多言去道愈遠各得其偏顏氏之子未達一間如有所立幾於一貫貫道其字以唯名齋曾子是師學聖之階散為萬事歸則一理列聖相傳如斯而已燕居有所几淨窻明敢告君子聽我齋銘

平率齋銘

漢東胡公明善守新安扁其齋居曰平率命郡民朱同銘之同維公以文學政事徧歷朝著而守是邦所以名齋之義宜有深旨而同見聞寡陋學識疎庸豈足以發明公之藴奥而揭諸座謹述其義於左而銘之以質於公按平字之義於六書無所考先儒往往以平衡平凖為訓其見於經傳者如平章百姓稱物平施之類是也率字為大索之象形上下兩端象所用絞率者中象索

兩旁象麻枲之餘因為率帶藻率之率又借為率循率領率略之義率循如率循大下率德改行之類是也同以為凡物得其平則明物之平莫平於水為凖者取則焉惟其平也故凡鑑於水者妍媸巨細各肖其狀而無毫髪之遺一有微風草芥之動其平則不能明矣而况狂瀾急瀨不平之甚者乎不獨水然也木石骨角之適於用者切磋琢磨之工至則莫不皆明慶封之車可鑑平之至也鏡之明也微有凹凸之不平則物之來鑑者

莫不喎斜醜異而不得其形之似況不平之甚至於顛倒於中者乎人心亦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萬理咸備率之而行謂之道惟其聲色臭味四肢百骸之欲交於前而動於中故不得其平而邪正是非顛倒錯亂不能明而不知所以率矣聖人作則定之以中正仁義靜養於未應物之先省察於將應物之際是皆切磋琢磨之功所以去不平而致其平者也是以此心之明如水與鑑上下四方今來古往萬理莫不具於我夫然後泛應曲

當始能平其心率是性以率物矣聖經賢傳之旨內聖外王之學未有能加於此也公以是名齋則日用之間所以治民者可知矣嗚呼豈獨治一郡之道哉又豈一行一事之沾沾者所可同日語哉若夫以平易率略為公名齋之義者固不足以知公也銘曰

維皇上帝降衷下民得之以生為我天君物我相形純一以散不平於中是非錯亂聖神設教以致其平涵養省察率性而行惟平故明惟明能率水鏡之空萬里攸

出明明我侯治心以平平心率物因物賦形琴堂之嚴萬事咸理孰知其由乃本於是燕居閒閒有洞斯軒鑑兹齋銘政教之原

跋

書先子臨晦庵夫子書尊德性齋銘後贈曹子純

右考亭朱夫子爲程允夫書齋銘一紙先子所臨玄默困敦之冬余友曹子純解館告歸因以是貽之而書其

所以然於左嗚呼此吾晦庵之精義而先子之手筆也余奚敢輕以畀人哉先子以斯道授人者葢不為不多而稟資英敏超邁頴悟者亦不少矣晚歲始遇子純子純貌質而言訥內明而外晦人視之魯者也至其隆師親友之誠好學踐履之篤則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是以先子甚喜得人於暮年而惓惓期其底於成也業未卒道未傳而先子已捐館矣僕雖不敏奚可不推原過庭遺訓為子純終告乎列聖傳心宣尼集厥大成三千之徒

參以魯得子思中庸之書原乎曾子其曰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者存心之要而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者致知力行之事也濂洛之學至吾考亭而集厥大成搜尋疏剔會元統宗幾無餘蘊然其智知仁行勇強之說與夫知及仁守期月之守顏子服膺者不能脗合諸如此類雖矯時弊而於經文本旨不能無遺憾焉此陸氏之論所以不能同歸而先子每為之長太息也此扁此銘發明蘊奧啟迪後人者尚復奚加使子靜復生亦當斂衽

先子所以臨摹傳久之意夫豈徒以筆墨畦徑之故而僕以是授子純而期待之者亦豈以為常情瓊琚之報也哉

書周彦名先生遺後録後

右同郡彦名周先生所撰遺後録一卷周氏始居海寧之周村其祖曰宣義公者遷居郡城之南今已八世家學淵源之懿詩書手澤之傳悉燬於兵先生以身老子幼懼後之人無以知祖宗積累之勤而篤孝思追慕守

成之本乃紀其上祖儀刑服御遺文片紙輯以成編又取姻家明德金公遺墨附其後以授子婿金汝恭以致其子先子既終之二年玄黙困敦相月先生力疾致莫閒以是編示僕曰盍為我一言僕因伏讀再四掩卷太息曰先生之用心其深矣乎祖父之於子孫精神之融會一氣之貫通雖百世猶一朝者惟相傳以心而已然心者存乎中者也發而為言動語黙衣冠儀表文辭之傳札翰之著俱此心之用見於外者也為子若孫者不

於是致意焉亦何由見跡而知心哉先生甘貧苦學躬行實踐人孰不知視世之事末技以衒衆自欺者相去萬萬是固非徒有得乎祖宗之心亦真有以見聖賢之心矣昔歐陽文忠之尊人惟以心之厚於仁而知其必有後先生以身承家世之遠而訪求遺文片紙於反覆壞爛之餘以傳不朽則後之發軔於久積之餘顯揚厥祖而知其來之有自者不有賴於是編之存乎斯先生之所以用心而深望於後裔者是月既望朱同書

跋程洺水爲范甥可起字說後

范爲休寧望族世居邑南曰博村宋故翰林學士洺水程先生實諱震之舅洺水先生葬其姊而撫其甥因爲之卜居焉故范氏之居汊口自可起始其世孫曰準字平仲與余生同年學同業交同心洪武十三年冬余由郡庠授天官員外明年季春平仲知吳堡縣事别於秦淮客邸因以此卷示余俾識其概於左則平仲推尊祖敬宗之意於其所自出者可爲盛矣然則推是心以仁

其民愛其物符前人期待之深意而壽其詩書之傳者不有望於吾平仲也耶洪武十四年辛酉春三月望前四日里生朱同拜手書

書錢舜舉畫後

昔人評書法有所謂龍游天表虎踞溪旁者言其勢其曰勁弩欲張鐵柱將立者言其雄其曰駿馬青山醉眠芳草者言其韻其曰美女揷花增益得所者言其媚斯評書也而余以之評畫畫之與書非二道也然書之為

道性情則存乎八法義理則原乎六書昔之習書者未必不本乎此無他術也而善書者固不得不同而亦不能不異猶耳目口鼻人之所同而狀貌之殊則萬有不齊也畫則取乎象形而已而指腕之法則有出乎象形之表者故有兒童觀形似之説雖然徒取乎形似者固不足言畫矣一從事乎書法而不屑乎形似者於畫亦何取哉斯不可以偏廢也吳興錢舜舉之於畫精巧工緻妙於形似其書法之媚者與筆法所自本乎小李將

軍木石道勁雖未之及而人物居室舟車服御之精巧殆可頡頏居吳興三絶之一其以是與且其折枝啼鳥翠袖天寒别有一種嬌態又非他人所能及者禪家有五眼觀是畫者又别具一眼不可以没骨律之也繆君仲禮得是畫於解綬之時因憶吳興舊游且有感於其詩有所謂莫言倦容多牢落正是詩人覓句時之語欲得能言之士相與詠歌之而求余書其説於卷首然則仲禮之有取於是者豈徒以其媚而已哉故不復辭而

書此以告觀者

跋釣隱詩卷尾

嚴陵嚴君德以釣隱自號諸公於序若詩歌發明之者既已夥矣而猶徵言於不敏之僕僕以為公有得於家學之傳而傚乎㝠祖之為者人孰不知而其時事則有大不侔者横足加帝腹動星象謂居今而有是事乎無是事而效其名孰曰可雖然斯皆其迹而非其心也獨不見夫水乎水之性惟趨下而已矣澄則淵激則波萬

變而不可測者夫豈水之性哉所遇之地然也方子陵之釣於富春豈有待於光武之名故為是以沽名哉不以外境動其中而已今均德之以是自號者其亦真有得乎異祖之心而不於其迹者與斯固魯人之學柳下惠者故特表而出是説以歸焉

霞瓢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覆瓿集卷七八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舉人臣謝錫位

覆瓿集卷七

明 朱同 撰

賦

雲賦

客有指白雲而問於主人者曰山澤之隈滄海之湫湄然而升氣虛以浮不足而行非蛇而風與水為偕匪蛟匪龍油然而與伊誰蒸之沛然而雨伊誰注之御空而游誰其負之捲海而翻誰其怒之八表同昏誰其屯之

一色晴昊又誰掃之乘風而馳姬滿之八駿不能追也凝然而止劉秀之六軍不能擬也填山溢谷風雨凄凄當是時也大塊一氣不知端倪恍然霽止乾呈坤露於斯時也鳳翥鸞翔奇峯羅布映日而霞孰染其丹凝寒而霰孰結其九變化俄頃不知其端若是者懸河之口長虹之筆不得而殫也子盍為我言之主人笑而應之曰子獨不見夫水乎一泓之少一勺之多澄之為鏡撓之為波渴者思飲垢者思滌淵之而清激之而白是豈

足以盡夫水之跡哉迨夫天池之茫洋北溟之浩蕩浸
日月而不以為深載山岳而不以為廣鵾鵬之所不至
而舟楫之所不嚮百川注之而不溢尾閭洩之而不竭
颶風振之而不搖太陽沸之而不熱是以窮天地亘萬
古而不能磨滅者也而雲實祖之子又不見夫風乎薰
然南來百卉斯茂凄其西至悉斯以皺大王斯民有雌
有雄感發暢和有春有冬若是者豈足以盡夫風哉爾
乃細入無內大充無垠吸之而寒噓之而溫蓬然而起

馳乎八極寂然而止不見其跡禦寒之所御大鵬之所
搏泠然而往倏然而還是其浩然而充乎兩間者也而
雲實乘之且夫太陽之精其亘千里緯天而行周而成
歳一北一南一寒一暑歳月日時由茲以起萬物之生
成二氣之降升咸由於是爾乃入昧谷淪幽都載大地
於一周出扶桑之東隅蒸水氣而上征浮沆瀣於太虛
此雲之所以出渤澥起山谷而昇天衢也請觀夫五岳
之巔四瀆之濱水無日而不降雲無旦而不興恍惚變

化糾錯紛紜果孰宰而孰君之耶其有濟於人也則為
祥為慶時雨甘霖其有害於人也則為蔽為瘴曰災曰
淫而雲亦何嘗容心哉言未既客矍然而起長跪而謝
曰往者徒覩其形未究其理子發吾蒙至矣盡矣主人
曰未也請為子歌之歌曰
水為父兮風為馬太陽蒸兮九之野出大壑兮浮蒼天
沛然而降兮油然而升去不知所歸兮來不知所為倏
而合兮忽而離乘吾車兮高翔駕白螭兮驂鳳凰豐隆

先驅兮應龍馭輿爾遊兮帝之鄉

琴書樂趣為汪士素賦

若有人兮結茅屋昔城郭兮今林麓味往古之遺書兮奏瑤琴之雅曲耽二者以成趣兮判自處乎幽獨昔彭澤之歸來兮尚樂之以消憂何時俗之沉溺兮欲舍此而他求謂古學其不利於今之人兮謂操瑟其不可以干於王侯獨倀倀其奚之兮甘老死而無尤鶴鳴兮好音和之兮素琴堯舜禹兮傳心熟視兮微吟皇天啟乎

聖明兮則將歌南風以陶斯民致吾君於湯武兮援伊周以為鄰虎豹九閽其不可以逕度兮固將樂二者而終身仰白雲兮蒼蒼俯清溪兮亹亹祖宣尼以為師結伯牙以為友四牡兮騑騑六轡兮耳耳駕言往兮松之羅求若人兮汪之子

送楊汝翼携家臨濠侍親父為濠府經歷已而臨濠屯田

送美人兮溪滸水漸漸兮石齬齬秋霜染兮丹楓風蕭蕭兮木葉下栢為舟兮桂櫓帆揚兮棹舉浮錢塘兮過

姑蘇横大江兮入淮浦子就養兮從父父躬耕兮戀土孰敢懐兮故都何所莫非兮王土淮之山兮楚之水禾黍油油兮魚唯唯望暮雲兮思君倚衡門兮愁余

悼女賦

珠零兮璧毁海氣空兮月光曙鞠育劬勞兮五齡今忽歸兮何所玉為容兮清楚中聰慧兮便言語夫人兮痘疹汝獨罹兮荼苦昔不離兮母旁今胡為兮荒土誰抱養兮誰憐空荒烟兮宿莽風凄凄兮夜深雨寒蛩鳴兮

哭山鬼露漫漫兮不可以久處飲汝兮食汝有湛兮清
酤高堂寂兮無人持汝歸兮慰王母出不復余送兮歸
不復余迎目不見汝容兮耳不聞汝聲回空房兮太息
有浪浪兮淚零俯視兮几筵恍見汝兮目前仰視兮蒼
天天蒼蒼兮茫然均覆幬兮萬物胡於汝兮獨偏彼既
苗而不秀今始感夫聖言豈余身之尤愆禍逮汝兮九
泉致汝夭兮實由我復奚怨兮奚言重曰娟好靜秀性
仁孝兮弄筆誦詩不煩教兮嬉戲膝下語聲清兮北堂

恃汝以慰情兮鞠育訓誨期永久兮天步孔艱獨罹此咎兮音容目前日以往兮捕影追風空勞想兮汝母悲深涕交頤兮魂而有知慎勿離兮重闈白髮中心悵兮應門何人望汝歸養兮

雲麓書隱賦送休簿何士明歸鄂州并序

士明世儒先仕江西之陳後歸本朝與令同罹憲網令素貪婪懼自經死按者知簿無辜欲令重易押字以自免不可後蒙恩釋還鄉里其操

守類如此純乎儒者可尚也

維蒲折之疊秀兮緊何君之故居佩祖考之遺訓兮咏聖賢之詩書固與時其相忘兮聊自樂於樵漁抱器而深藏兮豈炫玉而求售慨斯世之莫余釋兮勉宦遊乎江之右棄薜蘿而束帶兮豈余心之所歡庶潔已以盡誠兮求余心之所安王事叢於一身兮紛總總其如麻顧斯民之凋瘵兮豈鞭扑之能加巨浪掀於溟渤兮渺四望其茫茫欲凌波而徑度兮謂一葦而可航念趨利

而避患兮非祖父之誨也寧濟人以自危兮雖顛隮而莫之悔也不以存亡易其心兮固同僚之義也或由此而南轅兮實余初之志也時矯首而西望兮雲麓邈其悠悠榛棘莽乎故居兮狐兎交於荒丘感春秋之霜露兮壟墓隳其誰修寫夢思於畫圖兮反歸路而無由忽皇恩之浩蕩兮縱去留於簡書非聖人之解網兮雖振羽其焉如棄青紫於浮雲兮羌既反吾初服願耕讀以卒歲兮遵祖考之遺則白雲歸於故麓兮本出岫之無

心松菊鬱乎三逕兮尚不改其清陰維携書以歸隱兮固予心之所喜顧去位而西還兮非邑民之所願國用不可以不供兮空杼柚而無窮嬰兒號於中路兮失慈母其焉從矧藐焉之小子兮每聽話於襟期乃一旦而遠離兮孰能置而弗悲雖同處於兩間兮邈後會之無涯願努力於明德兮庶以慰夫人之去思

書

達李同知書

伏蒙閣下不以愚昧遐棄猥賜召命竊以下車以來不敢以無公事造謁今承嚴命敢不趨奉約束及昨獲瞻顔範承辭色然後獲知所以下召之故敢以書達之籤史道其肺肝唯閣下埀察焉同聞學者所以致用也然用之差級必先由身及家然後可舉而措之耳未有無形而影無源而流者也同無似自幼至長承過庭之訓奉師友之規凡所以為學者未嘗不以致用為先以踐履為切今聞朝廷取士自揆有不可不出者四有不可

即出者一致君澤民顯揚父母為學之分内事一也方
今聖君勵精為治思賢如渴一得之愚不於此時獻其
芹曝以效尺寸之長尚奚俟乎二也孔席不暖墨突不
黔懷土求安聖有明戒三也况比年以來海内多士捜
隱揚陋殆無孑遺而同也能獨野處以求自適乎四也
斯四者俱不可不出者也然小人有母今年七十有一
老病交加卒無寧日前年衰絰膺召雖獲終喪之請然
往還不越兩月而倚門慟哭竟至目盲至今飲食起居

不能離側既無子息以慰目前又乏兄弟以代定省若復遠出難必歸期則菽水之養托之何人憂念之深必至不救學為忠孝反累及親亦何面目立人世乎是以每念及此摧裂衷腸而不知清涕之交頤也斯所不可即出者也今閣下奉朝命選良才將期得人以裨聖治若同棄親不顧受命即行則天地所不覆載王法所不容誅者也閣下亦何取焉倘辱察四不可不出之勢必不久居念其一不可即出之情少延歲月俾得奉母以

終天年則陳力就列實所當爲雖捐軀糜首以報聖君
亦所不憚且閤下臨民守土民之父母也而同叨居治
下獲被政化子孫也豈有父母而不憐其子孫者乎是
以不遑俟命而先以書言焉伏惟恕冒昧之罪鑒迫切
之誠而曲從其請則風化所關豈同之私幸而已哉無
任懇禱之至不宣

達張太守書

同聞古人有言士爲知己者用又曰士詘於不知己而

伸於知已同自顧學淺才疎無庸斯世伏蒙閣下不以其不肖而猥賜召命厠之文學之末處以郡庠之任而責其成功之實斯豈同所敢當然謂之不知已不可也同敢不竭駑鈍披一得之愚以為知已報乎雖然欲盡忠於所報而不得伸其素志使其志之不獲伸而能責其報者均未之有也是故謹以尺書布腹心於下執事惟閣下埀察焉夫學校乃風化之本政教之源禮樂之所由生人才之所自出職卑而道則尊秩輕而任則重

此古之聖君賢相未嘗不致慎於此也三代以上君即師也政即教也禮義所以導之於未形之前而法令則繩之於已見之後二者相須以成治道不可得而偏廢也周官賓興之序讀法之文概可知矣秦漢以降教不如古士方從事於學則惟修乎記誦辭章之習及登仕版則惟務乎簿書期會之規所學所行判為二道於是所謂學者遂視為太平美觀之虚文而為儒者亦多妄自菲薄而茫不知經世之義以致武人俗吏直指為迂

濶於事而無預乎斯世治忽汚隆之故者夫豈其本然哉方今聖天子以神聖英武之資建不世非常之業深鑑屢朝之弊而欲復乎三代之隆塾庠序學棊布宇內其於為學之規則必本之以德而肆之以六藝人才期於是焉出隆平期於是焉基掃却虛文求歸實效非斯世斯人之大幸乎閣下體朝廷之意下車以來拳拳以學校之未立人才之未得無以裨補乎聖化而報稱乎上意是慮乃過聽輿言而委之同同雖不敏佩先聖之

言服先人之訓而所為學者未嘗不以德行為本經世為業亦未嘗敢以山林為高詞章為華也況遭昌運豈不思自奮勉以答聖朝而報所知乎竊嘗謂任人者將必責其功之成於終而任於人者尤必謹其綱之立於始閣下之於同也必責其成而同也豈容不謹於其始耶古之聖君賢相倚托以成事功者必畧繁文之細去嫌疑之迹通上下之情肝膽相照然後事功可立而成效可期茍徇案牘之常處嫌疑之地尊卑隔越欲行次且將語囁嚅而欲

責其功之成者未之有也是以不得不以其一見之愚為閣下告焉夫綱不患不立而患守之不能固事不患不知而患言之不能從立事必先於正名成功則由乎實踐同也毋服未終而預領其職則不正其身何以正人將姑往來其間而講明其設施之方則不居其位不謀其政况非躬行實踐何以致事功之成是故欲速不達為政之經也閣下幸寛其歳月俾終其喪然後請命於銓衡正其名而以督其事躬行實踐以先之誘掖漸摩以道之信賞

必罰以齊之畧其繁文去其嫖疑然後期以歲月而責其成效同敢不策駑駘竭志慮以承閣下付托之重而答朝廷教養之意哉嘗見易合者必易離輕奉承於其始者未必成事功於其終是以不避呵譴而獻其衷曲惟閣下實原諒之干冒崇嚴毋任悚慄之至不宣

傳

孫上舍元京傳

孫上舍嵩字元京㴸山人狀貌怪奇趣尚幽潔以薦入

太學宋亡歸隱海寧山中自號艮山示不復仕杜門賦詠淒斷淪絕以寄其沒世無涯之悲時婺源有制幹許月卿先生者亦宋進士宋亡歸隱製齊衰服之以居月卿婿江凱及婺源人汪炎昶皆絕意當世俱從嵩游其詩悲壯激烈讀者可知其為人方回得嵩詩嘆曰持此以見朱文公可無愧矣嵩弟巖字次皋亦以詩名

墓誌銘

皇甫氏五世墓誌銘

聖朝有天下之四年悉取海內儒士以選任之時皇甫遵道擢宰徽之歙縣公之為治也嚴以律己寬以待物不立異以矯時不逆情以干譽而至誠惻怛久而相孚民固知其非有得於忠厚之風世德之懿或不能也閼逢攝提格狀其祖父家世以告朱同曰僕平陽郡人也祖宗以來皆潛德弗仕惟以詩書忠孝之道訓其子若孫僕不敏忝茲百里之寄凡所以治民律已者皆守先誠不敢怠今秩將滿欽惟聖天子以孝治天下許諸有

職者得暫歸省親戚掃丘墓僕將請告歸重念先世皆厚積而不發栽培涵濡以至於某今不能發揚先德以暴白於後某之罪也且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聖有明訓今欲立石墓前歷叙始祖暨高曾祖考以告後人庶不就泯沒以少逭其責而盡人子之心子肯為僕誌之乎同惟歐陽公瀧岡之表昭曜千古與宇宙而不朽要其心惟推原世德之所自以告後人報本反始之一誠而已今公有命余何敢辭謹誌其槩而銘之始祖

諱某配某氏高祖諱某配某氏曾祖考俱諱某配某氏世為平陽民昭穆以序俱墓於某地銘曰

厚其積博其施畬厥躬昌後裔平陽之原昭穆惟序刻石發潛以告來者

祭文

生日祭先考文

嗚呼哀哉去年是日親友來賀同妟欲先考權開四宮之戒以盡一日之懽不可曰吾所以戒者正為此耳且

曰此事惟具慶者可為汝輩好為之此後無我則不忍為矣嗚呼孰謂今年果不見乎先考終身勞瘁見子甚遲既而有子甚喜所以托子者甚重而期子者甚遠嘗謂同曰吾高祖而下承繼宗祀者惟汝一身而已可不重歟每生辰必設奠悲泣曰吾生時親族隣里莫不忻忭鼓舞來慶汝祖曰祖宗累世以來厚積而不食其報是子必能顯父母報鄉邦者今有此志而未能盡行負親族閭里之望汝生時之喜亦猶是也吾不及為者汝

能繼之以不負祖宗以來期待之意則吾之志遂矣嗚呼孰知兒之不肖其能勝此任之重且遠耶先考平日孜孜汲汲於聖賢之學旁而於釋老百家之書莫不究其奥而鈎其玄竭力研窮日不暇給議論折衷一歸於正嘗曰釋氏以生死爲一大事凡其脩爲惟求脫此而已猶有爲而爲者吾聖人之學則不然夭壽不貳脩身以俟生順死安行所無事又曰人物之生既有形質之拘則有物我之間紛然萬殊由茲以起死生去來之感

無形質則無所拘於彼此無所在也無所之也而無不在也無不之也無所見也無所聞也而無不見也無不聞也晚歲涉世之艱見有得死於家者曰此時而獲此死幸矣迨夫去冬〻之疾曰吾元氣消盡幾不能支然所賴者藥力可扶耳今年秋不得令肝木不受削而盛行以剋脾土故不能飲食四肢無所仰而消瘦金不能生水故一冬〻無雨而有嗽上氣疾不獨此也秋不收則冬無以藏冬〻不藏則春何以生不以此時急補肺金而生腎

水以為之本則來春必有痟首疾愈不可救今藥一至吾有生矣每痰涎上攻曰凡汝輩無恐此天時也但得一雨吾病解矣嗚呼雨則降矣而不得早救痰涎之攻藥則服矣而不得早扶元氣之衰豈自知其不可救故為是以寬子女之憂耶將真不自知其不可救藥也豈其厭處人間世潔身而獨去耶將脩身以俟而無容心於脩短也所謂形質則壞矣其本真之不可壞者果無所在而無不在耶無所之而無不之耶無所見聞而無

不見聞耶所謂生順死安者果有以證平生之道學耶果有以證平生之行業耶精誠之感通魂夢之交接曾不知其果有果無也嗚呼哀哉昊天罔極難報劬勞一奠告哀庶幾來饗

卒哭祭先考文

嗚呼哀哉流光迅速節序變遷卒哭在臨重增崩潰按禮三月而葬今不能遵者泥乎葬書陰陽拘忌之説此固先考平生之所留心者不能破其惑也嗚呼哀哉先

考於聖賢之學考六經之源味詞章之旨以得聖賢之
心究歷代之政以盡經綸之用舍浮靡之習以救斯世
之弊日不暇給以終天年其於立身之道博學以待時
安貧以養志奉先以盡孝獻納以盡忠恤閭里以盡仁
亷取與以盡義自奉薄而待人厚勵志苦而律己嚴嗚
呼若先考誠不負天地之所生誠不負聖賢之所成誠不
負斯世誠不負斯時者矣奔馳於晚歲刻苦於餘年而
不得受子女安閒之養雖先考之素志厚其施而不望

其報所以期待後人者如此在子女之悲則何時而已耶經籍在笥孫子在堂日麗風和宛然去歲而親之音容則不可復見矣嗚呼哀哉繼志述事千緒萬端思報劬勞昊天罔極日月有限哀慕無窮尚鑒微忱歆兹一酌

小祥祭先考文

嗚呼哀哉日月不居奄至小祥追思去年五内崩裂儒見其生謂之中處釋老之蔽曰浮曰寓自中處言思求

盡職視之如寓求超變滅此先考平日之雅言也先考
之生斯世也探萬化之原以達性命之道究制作之始
以盡名言之義發前賢所未發通百氏所未通一以貫
之幾無遺藴著書立言垂教萬世雖位未得盡行其志
學未得盡明於時然而究所脩為可謂能盡中處之職
矣莊老之自然釋氏之寂滅區分彙别索隱鉤玄原始要
終淵澄洞澈而不身入其中是盖優為之而有不屑者
也於戲先考之生既無負於中處矣而其逝也雖不求

釋老之超滅寧與體魄俱腐乎大中至正之道不以生而存不隨死而滅符同乎元氣槖籥乎陰陽貫通乎四時而主宰乎萬物者前後聖賢同一理也同一心也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何前後彼此之間之有獨子女之悲終天罔極者鞠育之恩深創業之事劇垂老奔馳而定省之道缺律身儉薄而甘旨之養疎付托之重而力不任繼述之繁而志不逮泛萍筏於溟渤望津涘其尚遥不知何日得副其責望之意以慰九京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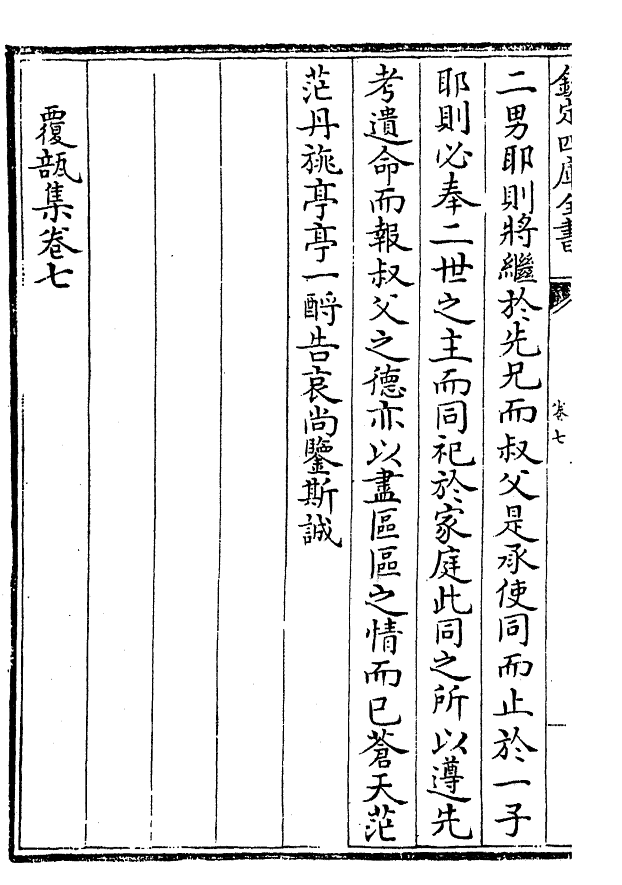
也嗚呼痛哉日月若隙撫節增悲饌酒陳前庶幾來格

祭叔父東父文

嗚呼哀哉先叔父之生也承祖父之餘庥值斯世之隆平誦詩書之格言繼道脈於家聲擴舊業而充之新堂構於軒楹且於棠棣之間孝友著譽或可比倫於明道之於正叔東坡之於欒城矣夫何天步艱難否泰相仍子既沒於王事室復燬於燹兵僑寓流離孑孑惸惸念兄弟之異地日相見而未能垂老東西情傷涕零此先

考所以抱無涯之恨於終生也幸有女之若男庶相依於餘齡雖東牀之獲耦長僕僕以遊征念宗祀之疇依惟倚托乎諸甥鄙姑息之細人苦訓誨之叮嚀所以期待而責望之者豈徒盡子女之情而已嗚呼哀哉猶子不肖咎不自滅二親相繼而背傾負罔極之深恩顧隻影之伶仃所以承付托之重繼先世之遠而不絕如線者固夢駭而魂驚也傳家有子尚呱呱於襁褓立身未定猶闇闇於脩程恒馳騖乎東西每焦思而勞形夢家

林之遙遙慨霜露之先塋奈何身為事役累數月而一行其於缺孝養之道愧猶子之誼而抱終天之恨者何時而可平耶嗚呼哀哉客歲之夏忽叔母之先逝老景何堪揮涕傷情幸得人以奉朝夕冀暮歲之康寧豈謂今春一見遂為永訣而竟隔於幽明乎歸藏之地既以違於先志實以僻遠孤露匪徒憚乎途程今玆之卜既叔母之伊邇而猶得乎佳城庶可以托體而妥靈於斯土也嗚呼哀哉身後之事春首固已言之矣使同而有



二男耶則將繼於先兄而叔父是承使同而止於一子耶則必奉二世之主而同祀於家庭此同之所以遵先考遺命而報叔父之德亦以盡區區之情而已蒼天茫茫丹旐亭亭一酹告哀尚鑒斯誠

覆瓿集卷七

霞瓠集卷八

明 朱同 撰

附録

唐仲實贈朝京詩序

士有當世不相知異世而相慕者如沈諸梁不知夫子陳瑩中不知程子所謂當世不相知者也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字曰相如陶淵明慕諸葛孔明名曰元亮字曰淵明所謂異世而相慕者也黄魯直蘇子瞻俱起於

宋神宗朝子瞻西蜀人魯直江西人生既相同居則相近當時魯直與晁無咎張文潛秦少游謂之蘇門四學士魯直猶未知名子瞻嘗曰讀魯直詩若食海錯多則致疾尚若不滿意者及魯直古風一首投見而曰江南有佳實托根桃李場深相慕悦子瞻以托物比喻得三百篇體制教授朱大同訓導呂德昭生同里又同學年相若道相似出則同出歸則同歸銜盃朝飲挑燈夜讀大同種竹數十個題曰翠雨軒德昭亦題其亭曰蒼雪

其同門合志有類此哉今大同朝京德昭賦古風二首以松比大同以兎絲自喩美其行而慨已之失所附也後有作者宜採而錄之故為文以弁其篇端云洪武庚申日南至同里唐仲實叙

呂德昭贈朝京古風二首 歙人名旭

長松何青青蟠根據陵阜昂霄直幹修覆日凉陰厚堅貞氷雪姿歲晏色逾秀風聲聞九天淘淘波浪吼兎絲乃小草托根相依負纏綿引蔓長屬意在長久明堂需

棟梁匠石遠來取陵阜不可留萬牛重回首小草徒萋萋疇依以滋茂故土存本根棄捐復何有顯居廟廊高永固金石壽

古劍何蒼蒼年深土華蝕氣蝕塵土濛光與斗牛射曠世無張華望氣誰賞識幸逢劍客知慇勤為磨拭淬之以江水礪之以砥石明月懸雙環寒冰炯三尺一歎蛟龍吟載揮鬼神泣劍客日相親提攜欲遠適時清不得將匣函掛高壁用行舍則藏周防慎爾德神物有變化

際遇豈無日

孫傑贈朝京詩 休陽人

紫陽山水盤蜿蜒紫陽之裔人中仙文光騰空射牛斗

筆陣落紙驅雲烟幾年典教黌宮裏清晝弦歌夜經史

莪冠繼述王堂人絳帷樂育青衿子閑來興在山水間

時將金碧圖巖巒富室豪家俱不與只寄林下詩人看

落落才華出天性炯炯精神瑩冰鏡九天龍耳知姓名

一旦鶴書來幣聘鳳鳴麟見當明時男子要為天下奇

坐使文風振寰海紫陽草樹增光輝我生坐映寒窻雪但讀父書嘆才拙高誼早結金蘭心清談幾共松蘿月君今應名趨蓬萊江天欲雪梅花開眼底斯文少知已長歌滿飲玻璃盃玻璃盃酒真珠色可緩離愁壯胷臆行見豐城揭故人煩君道我長相憶揭君名模字平仲時為翰林學士

俞忠贈朝京詩 峴山人

盛世相催起隱淪先生從此上通津周情孔思能超古晉帖唐詩迥逼真雪擁金陵梅破玉春回采石水生鱗

會看曙色趨朝早命服煌煌照眼新

馬則贈朝京詩 星源人

鳳噦噦鳴朝陽聲和五音協色絢五采彰翔覽德輝九千仞一出象表明時祥

麟振振性孔仁四海治化洽一出休祥臻聖代昭明見林藪淳風浩浩明時禎

曹嚳贈朝京詩 歙人

曉日光照漸江濵江濵喜見梅花新折梅贈别知心人

知心人作玉堂客得句還憶山中春

汪和贈朝京詩 休寧人

初月樓前梅正香青雲路上趣行裝職依化日黃金闕繼述清風白玉堂賢俊滿朝虞稷契文章鳴世漢班揚先生從此班鵷鷺治世咸爭覩鳳凰

范平仲書雲溪歸隱圖後 名準

余與朱君大同程君伯靜生同歲大同最長伯靜次之余最少自幼多鞠外家與伯靜孩提嬉戲不啻同氣七

歲時舅氏延前翰林學士楓林朱先生於家塾而大同侍其尊父來同硯席明年先生由鄉貢赴春官越三年巳丑先生又來教雲溪明年先生官池陽余與伯靜受業東山精舍又二年壬辰江淮兵起郡邑為墟先生亦自池陽歸余與伯靜東書避地石門山中肄業涉三載歲乙未又侍先生客瑠溪是秋郡邑又復騷動遂逃難駭散而詩書之業荒矣又三年戊戌先生召余授徒石門曹氏與大同講學於家一歲之間燈火之聯詩酒之

聚此幸殆未始有也自時厥後户門征役之供衣食俯仰之給歲無寧日而大同則明家學以底於成然三人者雖相去有遠邇相見有疎數而此心之同斯道之契則未始有間也大同既優於學而機巧天成故精於書又善繪事凡音律技藝之事皆能諳焉嘗相謂曰吾儕自幼相處至今垂四十年此後聚散未可知也容繪圖作文以紀實庶使後來者知世契之有自也未果而余游閩吳越二年歸訪大同於石門相與談論往昔感慨

咨嗟余乃請如舊約大同以余閩歸為作雲溪歸隱之圖後四年丁巳大同過余雲溪上縱觀山川之勝乃曰向所作殊不愜意當再寫余以古疋紙相授圖成而文未暇及也明年春大同舉明經典教郡庠余亦以文學見舉於有司既得辭乃就訓導縣學伯静則以商晦跡江湖間者屢歲越二年庚申有司舉原籍人才而余三人先後被名大同任吏部員外郎未幾陞禮部侍郎伯静知衛輝之胙城余則備員延安之吳堡乃攜是卷請大同追補前作而余行速

矣於是友人揭平仲為序大同書之舒德介賦之以餞余行又明年以事之京復伸前請大同勤於公事不暇作文乃題絶句以見意明日别去假道訪伯静餞余出西門二十里握手慟哭而别後三得胙城書而京國之問無聞焉去年夏友人胡士林復來官綏德能備道故舊之詳比秋則聞揭君之喪今春考滿由延安入陜則始知吾大同之不幸也嗚呼悲夫三月自陜出汴涉河北訪胙城而伯静以考最陞督府斷事矣余意以為此雖不遇而至京必可同

邸聯牀以盡契濶比至則伯靜已獲罪被逮逮欲見而不可得余又以爲今雖不可見事久得釋終可見也姑待之未幾余得除工部主事到任未及月而遭誣不復能自明因誣自訴以冀免而卒罹咎鉗縲近五十日而伯靜猶未得解葢皆不知其其所終也嗚呼余與二子相知之真相去之遠相别之久大同已不可復見伯靜又不可得見而余亦落陷阱殆非天乎追思疇昔嬉戲之同硯席之共出入相攜寢食必偕自幼及壯四十年間終

始如一日者豈偶然也哉豈可復得也哉因閱舊篋得是卷恐客中散逸遂述平日交親之厚與夫聚散去來之不可必禍福倚伏之不可知者於卷末寄歸遺弟深源藏於家庶後來之為子孫者有徵焉洪武乙丑七月二十五日乙酉休寧范準書於官署之小軒

范平仲賀大同自杭歸覓程子尚為嗣詩

近聞返棹錢塘日有子螟蛉喜若何虹井千年慳慶澤蜃樓三月溢清波萱花堂北春雲暖燈火城南夜雨過

袞袞公侯由此兆翰林陰隲在人多

其二

不須吉夢到熊羆綵服趨庭春晝遲杏倚雲邊根自固桂花月窟種尤奇膏腴接壤魚鱗集臭味同芳草木知索飯門東啼正急杜陵空有兩男兒

平仲賀大同見子

去年甫見螟蛉子今日歡傳老蚌珠駒出渥洼神采異鳳生丹穴羽毛殊清風桂子秋香綻初月梅花春意敷

家學自兹應可紹城南燈火託韓符

張羽賦梅花初月樓贈大同 烏程人太常寺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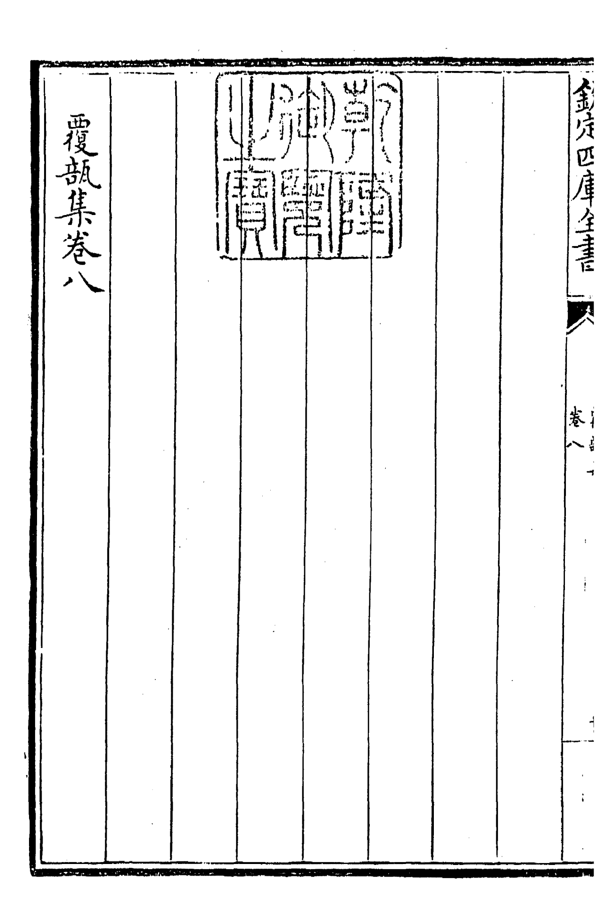
吾聞仙人好樓居乃在閬風之圃玄洲之墟雲窻霧閣千仞表青天十二金芙蕖風飈叱馭不可以逕度安能跨海騎鯨魚新安先生列仙儒卜居平生芧未誅曉檇青鹿向烟霧一徑初入千縈紆桃源忽向眼底見風物但是秦人餘五丁何年運斧鑿石樞洞户夾立中平舒紛紛過客弗敢翫山君守護煩呵噓先生結樓萬木杪迥

若麗譙雄且孤連峯忽斷西南隅捲簾看月蛾眉初梅花千樹雪不如飛觴醉月弄花影爛然身墮白玉壺亞卿結髮讀父書十年住樓山與娛一朝徵起青雲衢珮玉日向君門趨樓前梅花自開落樓頭明月還盈虛南牕孤燭照歸夢覺來枕席非吾廬且當致身佐唐虞變龍豈容混樵漁長干美酒熟可沽梅花如雪覆綠蕪神州月色天下殊何用區區懷故都花間卧月紅氍毹人生花月何處無

周孟啟題梅花初月贈大同

昔公肮暑泉石隈未築酒樓先種梅梅花高樓日相映最愛青天初月來青天月出香霧開碧紗綺席無纖埃蠶叢太白古時雪刻此萬斛瓊瑤堆素蛾行空攬飛鏡霓裳照影相徘徊徘徊玉立吟情起硯墨虹光動冰水水部清狂東閣留庾公曠浪南樓喜紅椒綠酒金叵羅坐招圭璧更吟哦詩成酒闌衆賓醉萬事攘攘如公何公從承恩事天子吏部文章五雲起殊榮喜秩佐春官

益有聲名在人耳上林觀梅花照天鳳臺望月層霄裏
闌干百尺思故園剩水殘山渺千里千里迢遞春夢還
梅花初月報平安廣平花發未應去更長南枝為掛冠
曹倬贈詩 國子助教
天葩昨夜煥南樓生魄浮雲分外幽自是主人得真趣
陰陽太極坐中收



霞䚻集卷八

覆瓿集跋

禮侍公楓林先生子也諱同字大同以外家陳姓號朱陳村民又號紫陽山樵志景仰也公文才武略圖繪丹青無所不精時稱為三絶洪武中以異材見舉備員東宮懿文太子崇重特甚晉禮部侍郎吁遇亦隆矣哉尋以被誣得罪太子救之弗及然非其辜也嘗憶族祖平仲公師事楓林先生從隱石門三年後舉明經以理學名世汪仁峯先生集擬之胡雲峯陳定宇之儔及門之

士猶然況家學淵源如先生必無不殫悉要領窮究精微豈其明哲不足以保身而顧罹於禍天耶命耶於先生何尤耶語有之求忠臣於孝子今觀集中思慕之篇不一而足數十年如一日所謂五十而慕非與世烏有為孝而不為忠者哉亦足以徵先生矣嗣官其子夢祥公朔州守則先生之迹信可白於天下後世而高皇之心不亦深可亮乎先生為不亡也已樸桑梓末學每勤仰止而欷歔乎往事恨未覯其遺編今歲暮春展拜像下

從其後裔求舊跡見畫菊題咏及是稿數種文追兩漢書逼晉人詩儷盛唐洵所謂三絶者也噫是皆先生之緒餘也夫且若爾其他不尤可推哉兹裔孫無垢甫將以遺稿壽之於梓後之慕先生者因其文遡其人必有為之扼腕而三嘆又必有為之深信而傳述者夫奚俟乎余言特以臆見志其快覩云耳海陽後學范標謹跋

霞颽集跋